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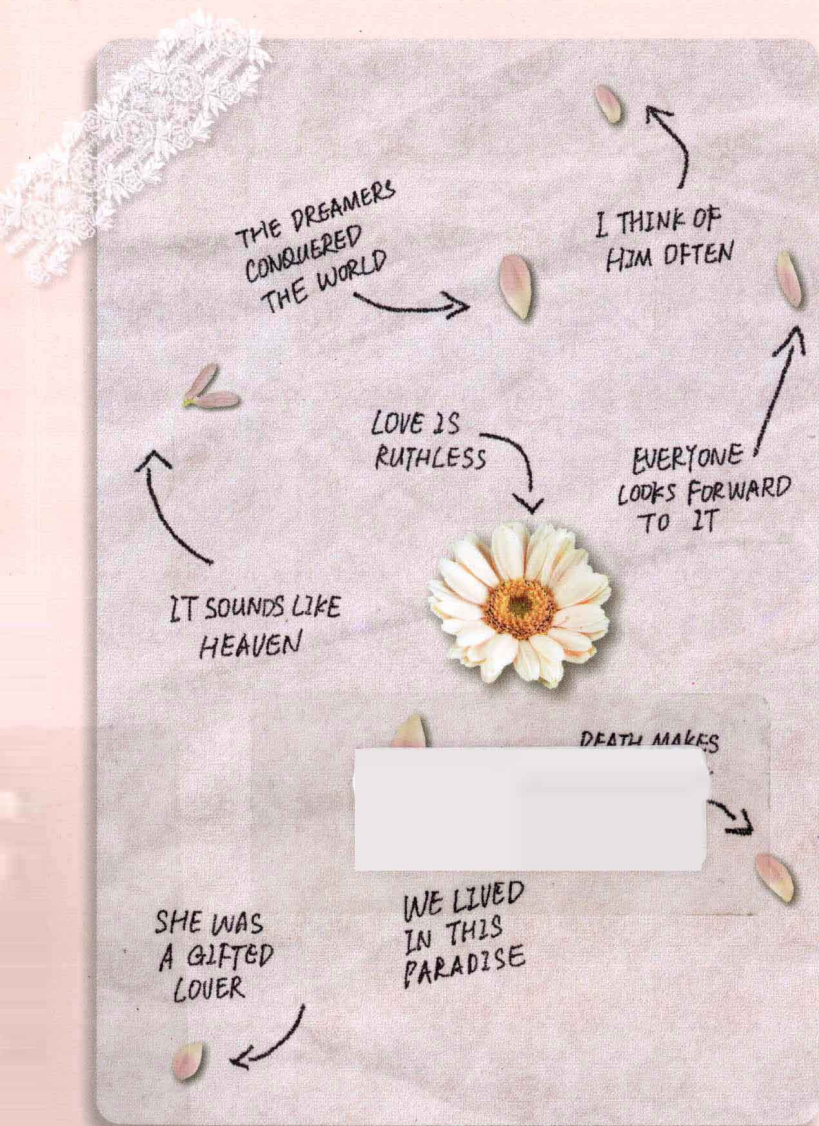
爱如人生，但更漫长。

我们活在这个天堂，

却不知道这就是天堂。

美，始于怀念

Everything Beautiful Began After



Simon Van Booy [英] 西蒙·范·布伊 著 翁海贞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美，始于怀念

Simon Van Booy [英] 西蒙·范·布伊 著 翁海贞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:图字 01-2012-7995 号

SIMON VAN BOOY

EVERYTHING BEAUTIFUL BEGAN AFTER

Copyright © 2011 BY SIMON VAN BOOY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PHILIP G. SPITZER LITERARY AGENCY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3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美,始于怀念/(英)布伊著;翁海贞译.—北京:
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3

ISBN 978-7-02-009724-1

I. ①美… II. ①布… ②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英
国-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42267 号

特约策划:彭 伦 蔡 耘

责任编辑:苏福忠

封面设计:汪佳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制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38 千字

开 本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 11

版 次 2013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724-1

定 价 35.00 元

献给卡丽和罗布

真正的天堂是已失落的天堂。

——马塞尔·普鲁斯特

我不是我，你不是他或她，他们不是他们。

——伊夫林·沃

目 录

序幕	001
第一部 希腊情事	007
第二部 黑夜率众星来临	169
第三部	247
第四部	325

序
幕



一切皆已在这里,我最后出世。

无数小小的问题,如同鸟雀,在她脑中回翔。光秃的树杪,冷霜冻裂的肌肤,又开始翕变。岁暮凛凛,柔嫩的野草被磨砺得粗糙起来。

她在荒芜的花园尽头等待,倚门而立,穿着那件大衣——原先不肯穿的那一件。现在她对这件大衣满意极了,无一处不是美的——纽扣尤其好看。千百餐饭,令牛骨扣稍稍变了颜色。口袋的奥秘。

树林尽头,无人来的地方,她的生命自那里来,在那里结束。

不久后,阑门外的原野上,会长满软碧的野草。

今天也是她的生日。她十岁了;突然便被允许独自去阑门边冒险;她长大了,懂得清晨醒来,躺在床上,聆听雨滴拍打窗玻璃。连她的梦也在长大:波浪般的长发,她和父亲在遥远的国度挖宝藏,尔后急急逃避不断滋长的知识风暴,她躲进早晨与遗忘中去。

父亲在树林里寻她。晚饭好了,在锅里,等待他们的品尝。

母亲点燃蜡烛,一束火花变魔术般出现在她的眼前。

父亲呼唤着她被给予的名字。

而她的真名,只有悄无声息地变幻的光才知道,只有脑袋拱出湿润土壤的虫子才知道;它们皎皎闪烁,晃动脑袋,贸然赞和。父亲拿柴枝轻叩地面,引诱它们爬出来。它们以为下雨了。

父亲骗她说,她是从花园里捡来的——她不是他的女儿,是自然生

灵的女儿——她是和早春率先盛开的水仙花一道来的。因为幸运和热忱，他在地上看见她，把她捡起来，就像他发现所有古老的废墟一样。

母亲留着长发。她把头发盘在脑后，像个柔软的窝。她的脖颈散发出黎明的静默和清新。岁月在她的眼角织出线条，她的薄唇轻言中透着柔慈。

早上，父亲说，很快要下雪了。

不过，在她的心里，雪已经落下。她不能阻止它。不久，她向往发生的一切，就会覆盖她心里想着的一切。深夜，她会撩起一角窗帘，偷偷张望，惊讶地看着外面的雪幕。

有时，她在睡梦里哭喊，父亲进来。他握着她的手，摩挲着，待到她的双眼羞涩，眼皮渐渐合上，抛下那些小小的问题，任由它们浮在人生表面，直至清晨。

她知道她自他们而来。

她知道她被高高举起——滚烫号啕的肉球，挥舞着小胳膊。

还有血。

她知道她越来越内向。她知道人们渐渐地彼此相像。

有一回，她看见一棵树，树上长着一样东西。丝绵一般的小肚子，卧在粗糙的树皮上，里面传出抖动声。仙女的丝线织成的白口袋。她醉心地去，去看这个魔法孩子。她悄声向它诉说，低哼着课堂上学来的曲子。

最微妙的时刻，言语融化为情意。

她不能肯定，但是白色子宫里的孩子真的在成长，有时她吹气温暖它，它会挪动身躯。

她想象，有一天，一张惊奇的脸从里面探出来，细眼瞧她。她要将她

闪耀的婴儿从树上剥下来，给它喝牛奶，用火柴盒给它做摇篮，等它长大些，就叫它睡在她的房间，就像所有孩子一样——会用问题向她坦白一切。她想象它纤小的身躯在她的手心里蠕动。张开的嘴犹如黑色的圆点。

可是，一日晚饭后，她去看树上的孩子，蛹空了。

她不在的时候，梦幻般的皮肤，薄丝的面纱已被撕裂。她等到黄昏，等到乌鸦冲着它们弄不懂的遥远的火光呱呱地叫火光。她的眼睛都红了。她慢慢走过花园，回到屋里。

她原来一直很害怕，不敢告诉任何人，她生下一个娃娃，这下子她又太骄傲，不愿与人分享她的哀痛。

夏日的一天，她靠树躺着，心里空荡荡的——一只蝴蝶停在她裸露的膝头。

它的翅膀拂拂落落——空洞的双眼直勾勾看着她。她也直勾勾地看回去。自然的胜利天衣无缝。

她听见父亲的声音。

他的嗓音嘹亮分明，穿透湿润的树林。

曾有一段时间，他还没有遇见她的母亲。

在她的生命开始之前。

那是阴影的世界，没有丝毫意味。有呼吸的世界，却没有形状。

无人曾想到会有她。她还未去世，便已死去。

天色暗淡，父亲在呼唤她，她好奇他是怎样找到母亲的。他是否也在黑沉沉的树林中呼唤她的名字？就像某种失传的吸引法则，那名字在他的体内回荡，连他自己也不知晓？

晚饭时,她要问一问那个发生过的故事。

相爱之前,我们是否相爱?

她知道母亲跌落——不是如闪电自天空默然跌在山巅,而是在一个叫做巴黎的地方跌落。她的相机撞碎了。阶上斑斑血痕。

父亲走近了。

她想要陷入大地,可是想起她的名字——她悬在这个吊钩上,被提着走在世间。

在冥冥薄暮中走回屋去时,她要趁机问父亲,他是怎样遇见母亲的。

她只知道有人跌落,从那以后,开始有美好的一切。

第一部 希腊情事



对于迷失的人，总有一些城市，令他们觉得像是回到了家。

总有一些地方，能够让孤寂的人放逐自己——远远地离开种种熟悉的事物。

自古以来，雅典便是伶仃之人的去处。一座注定永远扮演自己的城市，一座由残暴的道路重重包裹的城市，喧嚣的车流永无休止，竟如同沉默。住在城里的人，便是住在烟尘的云雾中——如同那些张大嘴的野狗，布满窄巷小道，磨蹭着不肯离去，被烟雾包围，唯有一阵风起，或者锅盖掀起，热腾腾的香气冲出之时，才会散开一阵子。

直视雅典，便是张望一座神庙的头颅。高高立在城外的一块岩石上，游人挤过黧颊的长廊，曳步挪过零断的柱间，千百年来的好奇，磨损了大理石。

在想象之外，帕特农神庙不过是一堆残砾圯地。这就是这座城市的生命奥秘，备受童年热情的摧残。雅典活在自己也不记得的东西的阴影之下，活在永远无法再企及的东西的阴影下。

有一些人也是如此。他们当中的一些就住在雅典。

星期天的早晨，你可以看见他们提着一袋水果，缓步走过水泥路迷宫，徜徉在思绪中，借生疏的阴影停驻在世间。

在雅典城里，大多数公寓楼都带着阳台。溽暑天气，这座城市合拢千万双眼睛，一如遮篷拉下，将底下的身影淹没在阴影的梦中。

远远望来，建筑的白色石膏与石块闪闪发光，乘大船自海上来的人，只看得见一片耀眼的白色陆地冉冉升起。城市上空刺眼的阳光——掩盖细节，不透露给外人，直待黄昏，城市委顿——蓦地掠起红晕，浓重成紫，笼罩大海，转为黑夜。

这座城里，千万个街区，家家挤在阳台上，赤脚坐在小凳上。孤单的男人点缀着餐馆，弓背耸肩下着双陆棋，盯着手里的烟头——在映红的记忆里，若有所失。在这座城市里，人们彼此间既崇拜又轻视。

世间断魂的人，来雅典不是为了寻找自己，而是来寻找相似的人。

在雅典，你永远不会老去。

时间以完成时而不是将来时被看待。

一切都已发生，并且不能再发生，虽然这种情况仍会出现。

现代雅典嗡嗡地绕着一个真理打转，一个人人相信又无人记得的真理。你若是游人，必须得自个儿慢慢地在肮脏干燥的街巷寻路，一群狗远远跟在你身后，又近得让你胆怯，墙上仍残留着千古战乱的飞弹砸出的豁口。尘雾绵绵，行人熙熙攘攘，拉特纳音乐车传出古怪的乐曲，路人永不停歇地彼此推搡。

博物馆中充斥历史失落的时刻，这些时刻再难拼合，它们在耕犁翻土声中被翻掘出来，自井底拖曳上来，被松乱的渔网循着海底拖拉出来：积藓的头颅，藤壶群附的石刻手臂，腐朽的船桨——在去往某地的大梦中，随着水流摇划。

古物的好处就在于能叫我们安心，我们不是最先要死去的。

不过那些在生命中寻求安心的人，无奈都是游人——眼里看着一切，企图拥有仅能感觉到的一切。美是瑕疵的阴影。

在搬到希腊决心成为画家之前，丽贝卡绕着世界飞行，给那些为她的美丽感到安慰的人捧食物、端饮料。

千万人记得她的衣领，记得她制服的蔚蓝色，记得她海蓝色高跟鞋的圆润边缘，记得她的红头发在脑后紧束的丸髻。

她踩着一字步，总是嫣然带笑，像只裹着蓝棉布的机械天鹅。早晨出门上班前，她在镜前束起头发。她的头发很柔软，总是扎不起来。她把扁平的发夹咬在嘴里，如同一个永远不会说出口的句子，逐个儿插进发间。她的头发是暗红色的，好似永远在羞愧。

对她来说，开口说话是极难的。于是就像许多羞怯的人那样，丽贝卡在镜中找到一副面容，一个声音，带着它们出门去。她如工具一般使用它们，确认先生或女士想喝的是茶而不是咖啡，或者是否再要一只枕头。真实的丽贝卡隐藏在底下，每一次飞行，隐藏在制服下潜上飞机，等待某个时刻被释放出来。

但是这样的时刻不曾到来，她真正的自己，由于疏忽大意，转身背对这个世界，在无人留意的时候溜走了。

工作也给她一些解脱的时刻。她特别留意独自飞行的孩子。休息时，她常坐在他们身旁，握着他们的手，将她们柔软的头发结成辫子，看着线条在纸上生动地呈现出形象。她梦想成为画家——人们爱上她画中的时刻，这些时刻超越她自己的人生。